

第十二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 声色犬马

胡颖婕

(管理与经济学部 工业工程专业 2012 级)

—

音像店就在那个围满灰尘的拐角，逼仄、简陋、晦暗。老板面色铁青，在柜台前舔着口水，点着比他的臭脸还皱巴巴的人民币。门口两台音箱呆头呆脑，圆形喇叭像一双泪腺，凄凄地泻着靡靡之音，恍如水性杨花的女子一场春梦沉酣。砌成一排的卡带，整齐的盒脊植出一丛色彩繁复的森林。阴魂不散的女鬼厉声在楼下唱得天地洪荒，万物生悲，扰得胆小的我睡不着午觉，觉得地狱不过如此。

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那几个女鬼分别是邓丽君、王菲和林忆莲。彼时我五岁。

—

父亲在家中添置的家庭卡拉 OK 设备，微醺后喜欢对着吼两嗓子“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满地打结纠缠的麦克风线绊倒步伐稚嫩的我。极劣的画面音质，VCD 机晕头晕脑地扭转着小区里那家租借店盗版的碟，枪版的暧昧光影下，剧场里穿梭来去的人影鬼魅，陌生男子饱含口痰的浑浊咳嗽，尼古拉斯·凯奇有着一张蒙着灰的帅糊了的脸。

我搬着邻居家的小板凳坐在 TCL18 寸彩电前，听着 VCD 机咔嚓咔嚓进盘退盘的喷吐。

周六晚上永远有一群烟酒大汉挤在空气污浊的客厅，我以为他们在大口大口地吵架，躲在门后怯生生地窥探。母亲在他们走后扫着满地的瓜子壳，和一叠叠后来知道是扑克牌的东西。

### 三

那个时候总觉得时间走得很慢，对外界的感触既混沌又敏感。记忆多是以断层的形式若隐若现地闪现。

舅舅是个从新加坡游学而归的年轻摄影师，每个周末中午总是带着我们一家去那个很小很破的公园拍夏日、阳光、花和我。那个时候家里有柯达胶卷金黄色的盒子、被我拿去积攒硬币的胶卷内筒，和好多个笨笨的傻瓜机、长长的废弃胶卷带。那时候西城男孩是五个和夏日阳光一样年轻的男孩，他们唱着柯达的广告歌“*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照片里的我鼻涕糊得一脸，两颊生花，裂开一朵大大的笑。

### 四

父亲的卡带箱子里装着最多的那张脸就是那个女鬼林忆莲。

那是一个眼睑永远慵懶低垂的痴缠怨女，风情万种，带着谜一样的暧昧性感。眯眯的眼，薄薄的唇，细碎的发，蛋形的脸。

小时候的我竟然一直以为父亲喜欢长头发的大眼女人。

幼儿园时家里碰上九八下岗浪潮，母亲国企失业待业在家，她一直都是一个畏缩而自卑的女人，有着女人容易受伤的天份，对外在世界有一种缺乏信任的内惧感。当时伯父投资开了一家红灯区对面街区的炒菜馆子，母亲每日像领受了恩施一样在前台记账收银，收入微薄，但也算是个体面的活儿。前台里点头哈腰，餐桌上觥筹交错，厨房里烈焰烹油，人间烟火。

### 五

父亲的狐朋狗友愈来愈多。一次幼儿园放学后我在门口看见他和一个长头发的大眼女人勾肩搭背地谈笑风生，我惊吓地正准备跑开，却被父亲一把笼在臂下，女人刺鼻的脂粉味撞得我浑身一激灵。

快叫X阿姨。

这是爸爸的同事，X阿姨。丫头懂礼貌，快叫人。

这是我女儿，太内向了，都被她妈宠坏了。

## 六

父亲爱林忆莲更多了。家里的收音机锈得一层晦黄，我跪在沙发前像弹钢琴般把每个键挨个快速弹一遍，奶奶冲过来。

小祖宗怎么这么败家。

林忆莲的声音就这样哀而不伤地绕梁不绝，我猜她一定是个有过大伤而背着太多隐痛的女人，热烈，破碎。恨恨人世，恋恋风尘。

像烟蒂烫出来的疮痍，浅浅的伤痕，淡淡的烟草香味，有一种沦落美。

我只能在门缝里看着父亲把一盒盒听得磁带条松动而耷拉在外边的林忆莲、齐秦、王杰推进那个生锈的收音机，劣质的颗粒状沙哑音色像毛玻璃一般摩挲着我小小年纪鲜嫩的感知。那个渐渐装满的卡带箱，有着那个年代专属的湿湿的霉霉的灰尘味儿，卡带上那些不着粉墨的脸，雀斑赫然，缺陷醒目，毫无如今明星的精致情态。

那时候的齐秦有着长长的披肩鬃发，不那么黑红的肤色，和小倩姑娘的情史。而父亲的女同事们头发更加油亮滋长，眼睛像小燕子赵薇和小倩王祖贤一样，大而明亮。

父亲终究不是那只来自北方的狼，而母亲也没有王祖贤的清水芙蓉、仙风道骨。

幼年的我尚不能理解男女之事儿女之情，只知道林忆莲睡不醒的眼睑，饱蓄泪水，一捅就破，齐秦的头发像为了积攒水浒英雄卡而买的干脆面。

## 七

舅舅开起了影楼，生意愈来愈忙。我上了小学，伯父的菜馆倒闭，母亲又转战此地，帮亲弟弟的忙。

影楼里每日穿梭着恩爱的小夫妻，我在婚纱的大裙摆间和妹妹躲猫猫。脂粉味浓腻的白纱上不知留着多少人间女子的体温，重叠又重叠。

奈何父母就缺这样一幅婚纱照。

我在化妆镜前看着拔节的个头，抽长的黑发，也许成长就可以帮助我成

功逃离这些声色光影投下的巨大阴影。我偷偷拿起胭脂口红，却把自己画成了一个花猫。

## 八

小学三年级我有了人生第一架傻瓜相机，日本进口。被我曝光过度的胶卷都塞进了书桌中间带锁的小抽屉里。我拍夏日，阳光，花和他们。

林忆莲和李宗盛离婚了，他们唱的《当爱已成往事》被张国荣翻唱之后，他也翩然仙逝。父亲愈发地晚归甚至不归，我只能在做作业的时候偷偷瞄几眼在一旁织两针毛衣又放下叹气的母亲。

一日周末归家无人，冬日夕阳把人间涂抹得一层霜寒，我又看到了角落里那台经久未用的收音机，父亲不在家都没人听过卡带了。

我摩挲过那盒磁带发黄的林忆莲，把所有的悲伤一股脑儿推进那个小小的金属盒里。

女鬼般挠得人心肝儿疼的声音在那台迟暮的收音机里动情地唱着：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天色已黄昏。

记忆里突然浮现出六岁时那个 X 阿姨，心里很怕很怕。

## 九

母亲入股市已三五年有余，我也跟随她去过几次五一九路的闽发证券。那个菜市场一样无序而嚣闹的场所，空气中是俗气而浊臭的烟草味，毫无林忆莲气质烟草味的脱俗清新。儿时的我只是有个轮廓的概念，那是个能赚钱也能赔本的财富犬马场，今天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油头粉面的 X 总明天就可能卷铺盖走人。母亲每天中午胡乱塞给我五块钱叫我去楼下吃快餐，自己就一头钻入证券所，大口大口地跟人吵架似的吼着“杀进”“割肉”“抄底”类似这样血淋淋的词。

母亲开始在家里放起《爱拼才会赢》这样市井气息浓厚的闽南歌。我在一旁做着作业，心里还在想着那些个赵薇一样大眼睛长头发的 X 阿姨、Y 阿姨、Z 阿姨都在干什么。

## 十

证券所里的X总、Y经理、Z老板都开始会摸着我的头，捋着我越来越长的头发，客气虚假地向母亲夸赞着我出落得大姑娘模样。母亲明知是恭维话，还是笑得眉开眼笑，全场人都笑得过分夸张，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

母亲在股市里厮杀一天之后回到家里总是有接不完的电话、看不完的证券电视节目，父亲则仍然在卧室里听着那些塑料卡带发黄的林忆莲们。彼时林忆莲、齐秦、王杰、王菲已经封杀的封杀，淡出的淡出，过气的过气。卡带不时尖利地残喘一会儿，又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地恢复正常，父亲气急败坏地狠狠砸了一下那个老古董收音机，重重地叹了口气。

门外传来客厅里看证券大师分析市场看得正兴奋的母亲不耐烦的抱怨。

## 十一

时间在走。

父亲换了一个随身听和MP3，这下可好，顺遂了他听林忆莲只对他一个人唱、可以自顾自地不被外界干扰的私愿。家里的卡带被打包扫进柴火间。

周围同学开始装酷耍帅听起周杰伦蔡依林，我耳膜最深处却还是久久回荡着那个爱上不回家的人、眯缝的小眼、女鬼般幽怨凄切、烟蒂烫出伤口的女人。

数字科技时代，播放器更新换代，傻瓜机再也卖不出去，数码相机遍地开花。唱片上映着的那些年轻鲜嫩的脸蛋，画着精致的妆，都有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头发，染的烫的，他们唱的歌轻松欢快、饶舌嘻哈，高歌爱情，盛赞青春，他们有一群群叫做粉丝而不是粉干的拥趸。

## 十二

我觉察着身体上微妙的变化，隆起的胸部，尖细的嗓音，曲线的腰身，私部的毛发。父亲的女同事们用涂着指甲油而香软冰柔的手抬起我脸上的肉，一口一个小美女地叫。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们之中哪个是X阿姨，哪个是Y、Z阿姨……

二零零七年，母亲在股市输得血本无归。证券所那些个总，基本都改了行，在路上见到精神状态不好的母亲也都不会再打招呼了。盛世天下，他们都忘记了几年前在证券所里那些个赤手空拳却想干翻这个狗娘的犬马世界的日子。

父亲的公司效益也开始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每况愈下。那些香软的X阿姨们跳槽或被调走。

父亲在卧室开始搂着母亲静静淌眼泪。这时我走进自己的书房，打开MP4：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这么久，我都弄错了。

### 十三

舅舅的影楼生意大不如前，闲来无事而来拍照的人愈来愈少，因为大家都能用手机或数码相机矫情地自拍，再用美图秀秀、photoshop美滋滋地删去痘痘、放大眼睛、刷白皮肤、瘦减赘肉。柯达终于是倒闭了，成为高考前作文积累的热门素材被我们廉价地搬来抄去。西城男孩解散了，我上网查了才得知，《seasons in the sun》的那些一挤仿佛都有阳光溢得满手的歌词，不过是一个男孩自杀前写给亲人朋友的遗书。

### 十四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这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如鬼魅，这城市有种堕落的美。如果谁看来颓废，他只是累。要是谁跌碎了酒杯，别理会。

只是夜太黑，止不住那眼角不欲人知的泪，又给过谁暖暖的安慰。

林忆莲如是唱着。

### 十五

声色犬马，时光仍在。